

1983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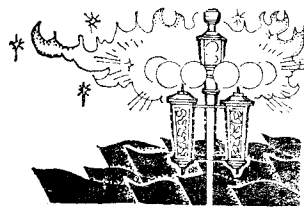
《北京文学》
短篇小说选

《北京文学》编辑部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《北京文学》
短篇小说选

• 1983 •

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《北京文学》短篇小说选
《Beijing Wenxue》Duanpian Xiaoshuoxuan

一九八三

《北京文学》编辑部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0.25印张 203,000字
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 35,000

书号：10326·54 定价：1.40元

目 录

条件尚未成熟·····	张 洁(1)
沙灶遗风·····	李杭育(25)
阿诚的龟·····	刘厚明(51)
春 天·····	张承志(72)
逍遥之乐·····	陶 正(89)
绝 响·····	孔捷生(105)
云致秋行状·····	汪曾祺(137)
歌不足泣，望不当归·····	史 咏(167)
苦 恼·····	王 蒙(200)
大哉赵子谦·····	王安忆(204)
石匠魂·····	张一弓(234)
残 月·····	雷齐明(250)
热 雨·····	张 弦(270)
张六指的“革命”·····	梁晓声(283)

条件尚未成熟

张 洁

吸——，呼、呼。

湖面上罩着一层灰白色，又掺着极浅淡的绿色的雾。空气新鲜得很，跟在能放出臭氧的海边一样，让人提神。

吸——，呼、呼。

岳拓夫眼前一亮，好家伙，荷花开了那么多，什么时候开的？他怎么不知道？难道是一夜之间突然开的？每天早上他都沿着这个湖边跑步，怎么就没看见呢？

吸——，呼、呼。

今天可能要下雨，一大早起来，便有点闷热。一群群蜻蜓，紧贴着水面低飞，还在他的头顶上绕来绕去。

吸——，呼、呼。

已经沿着湖边跑了半个圈，岳拓夫的脚步和呼吸仍旧有拍有节。他非常轻松地、不慌不忙地跑着，一个又一个地越过了那些端着跑的架式，实际上比走快不了许多的老年人。

这两年来，眼瞅着早上到公园里来锻炼身体的队伍不断地扩大。有些，一眼就看得出是从“岗位”上下来的人物。言行举止仍旧带着往昔的气派，神态自若地腆着微微隆起的肚

子，即使在这湖边上的柳树下跑步，每迈出一个步子，也好像要传达一个什么指示那么郑重其事，或是对一件棘手的事准备拍板定案那么深思熟虑。

有几位是天天要打照面的，每每超过他们，岳拓夫总还是恭敬地点点头，并且微微一笑。对方也会报之一笑，那笑容有点象十字路口的绿灯，让人感到顺畅地亮着。

拐过六角亭子，岳拓夫看见小段一颠一摇地在前面跑着。蓝色的旧网球鞋，啪、啪地在水泥小径上拍出杂乱而拖沓的声响。小细腿上不多的肌肉，在大裤衩子的宽大裤筒里，拘谨地抖动着。紫红色的运动衣虽然退不成色，但后背上却正儿八经地印着号码7，至于胸前，不用看也知道，印着他们母校那四个名扬四海的大字。

哦，光荣的母校，桃李满天下的母校。

他们那个小班，不过才二十一个人，可是走到哪儿好象都能碰上。光他们这个局就有仨，小段、蔡德培，还有他。

想一想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。学的是同一个专业，工作大多分配在同一个系统里，又都是那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，从六〇年毕业到现在，实践经验总有一些，工作上大致也能独当一面，加上中央现在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，真是水涨船高，正是身价看涨的好时候。到底下出差，总能碰上一、两个成了头面人物的老同学。可是，地方上一个处长，比起他这中央一个部里的处长，成色就差多了。

岳拓夫打听过，二十一个同学里，数他混得最好。最近中央又有新精神，在干部培养上，要有长远目标，提出了一

个第三梯队的储备干部问题。年龄的幅度控制在三十五~四十五岁之间。

岳拓夫刚巧在四十五岁这个杠上。

他们这一代人，真是走运。受完了正规的高等教育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当中虽说也下了干校，除了苦力的干活之外，政治上并没有受到什么冲击，所以未伤元气。前十几年工资虽然没提，可1978年以后连升四级。盛年之时中央又提出重视中年知识分子的作用，以及干部青黄不接之迫急。这两方面的问题如果中央早几年或是晚几年提出，他们还有什么戏？两方面的政策缺了哪一方面他们又能成什么气候？真是风调雨顺啊！

有人透露，岳拓夫很有可能被局党委提名为副局长。还有些迹象，似乎也证实了这种传说的可能性。

比方，局里让他负责抓总×项目的主机研制工作。这项工作，涉及到的科研单位、生产厂、使用单位，总有一百多个，虽说上面还有柴局长牵头，那不过是挂名而已，实权都在岳拓夫手上。柴局长六十八了，再过几个月，恐怕也要参加湖边上那些从“岗位”上下来的行列了。

比方，最近几次局党委扩大会议，都请了岳拓夫列席参加。

.....

想到这些，岳拓夫的眼睛显出一种更为成熟、更为持重的样子，下巴也不由得往回收了收。象演员一样，他进入了角色。

岳拓夫几步就撵上了小段。在学校的时候，同学们就这

样叫他，因为班上数小段年龄最小。现在，小段已经开始谢顶，岳拓夫还改不了这个口。他当了处长之后，更不知不觉地在有些同志的姓前，加上了一个“小”字。这样称呼下面的同志比较合适，既显出领导的亲切，资格不够老的嘛，这么一来，也就显得老起来一些。

小段朝岳拓夫咧了咧嘴。

岳拓夫不过分热情，也不过分冷淡地说了一句：“跑呐？”不等小段回答，便继续向前跑去。岳拓夫有意如此，从现在起，他就应该和“老关系”保持一定的距离。将来如果真是到了“岗位”上，再和他们疏远，便显得太突兀了。人家会说你架子大、忘旧。为了工作的需要，他必须和“老关系”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否则，他们要是到他这里打听个“精神”，让他透透风可怎么好？告诉他们，违反组织原则；不告诉他们，又伤了彼此间的感情。

小段脑子里却没这根弦，就算岳拓夫有朝一日升到副总理那个爵位，有事没事，他也会拖住岳拓夫聊上一阵。他没注意岳拓夫那不咸不淡、不冷不热的态度，紧巴巴地跑了几步，跟上了岳拓夫。

“嗨，昨天晚上你干吗去了，找你你不在。”

“有点事情。”岳拓夫没问小段找他有什么事，反正不会是什么正经事。

小段并不介意岳拓夫含混的回答，他原就没想知道岳拓夫干什么去了，他只是觉得白跑一趟，又没办成事情可惜了那时间。“惠芬没告诉你吗？”

“我回来的时候她已经睡了。”

“女人就是这个样子，净给你误事。”

岳拓夫斜睨了小段一眼。小段跑步的姿势不对，两只手臂不是前后摆动，而是象绕线拐子那样在胸前划着圈。

“你听说了没有？干部司前几天来了两个人，说是来考查蔡德培的，局里准备提拔他当副局长。”

一霎间，岳拓夫竟没有反应过来。因为小段这个消息，和他目前的感觉相距太远了。但他还是接受了这个信息，不是用听觉，而是用全身心的细胞。

这消息太突然了，也太让岳拓夫难以接受了。他已经那么习惯于即将到“岗位”上去的感觉。这不啻于令一个直立行走了一辈子的人，突然用四肢在地上爬。

岳拓夫顿觉一阵疲乏从脚后跟开始，往他的小腿肚子，以及大腿的两个内侧上爬。有好一阵子他不能回答小段的话，他全身心都浸透在一种绝望的破灭感里。他不在乎第一梯队的那些人，别看他们还在“岗位”上，用不了五年，全得换下来。然而这第三梯队一上——就是二十年呐，等到他们下来，他自己也就该完了。他能不为失去这最后的一次机会而失魂落魄吗？

等到这一阵冲动，象一枚卡在嗓子眼儿里的硬核，经过食道一番痛苦的蠕动，终于慢慢地进入胃里，整个食道只留下被狠狠磨擦过的残痛以后，他才怀着一种侥幸的心理，来分析这个消息的准确程度。

他不能相信。原因很简单，这消息出自于小段这样一个

头脑里毫无形势、大局的书呆子。这种人完全可能把假象当真实，把真实当假象，对真真假假的事，缺乏一种洞幽察微的本事。比起小段，他虽也不尽高明，但到底有过二十几年党内生活的经验。

但他又不能不动心，干部司确实来过两个人，如果真是为了考查蔡德培——这样的大事，他岳拓夫不可能不知道，至少比小段这种人先知道。

他心里上上下下地翻腾着，嘴里还得象没事人一样答对小段的话。他好象丝毫不感兴趣地说：“没听说。”

就算他听说了，这种消息，能这么随随便便地扩散吗？

瓦灰色的天空，象被包裹在里面的那个又红又烫的太阳球烤裂了，突然绽开了一条条的缝隙。暗红色的阳光，从云缝里投射出来。天气变得又潮又热，岳拓夫的头皮，象要出痱子似的一乍一乍地刺痛起来。

然而一个强有力的念头使他冷静下来：烦躁能阻止他所担心的事情发生吗？果然，这念头有如十滴水对于一个中了暑的病人。他按捺下自己的烦躁，冷静地分析着形势。

“第三梯队”的说法提出来以后，岳拓夫很快地就把局里三十五~四十五岁之间的人滤了一遍。对他们的政治面貌、资历、业务水平、领导能力、上级印象，甚至象受过什么奖励或处分，亲属中有没有“杀、关、管”这样的情况，都做了全面的了解和比较。在做这些调查以及掌握这些情况的迅速、准确方面，岳拓夫这个技术处长，一点也不比人事处长逊色，也许还要略高一筹。高就高在这工作完全是在人不

知、鬼不觉的情况下进行的。就是在他妻子闵惠芬的面前，他也没有露出过半点蛛丝马迹。纵观历次政治运动，许多人败就败在自己的嘴上。古人有训，祸从口出啊！

滤来滤去，有的业务水平、领导能力还算可以，可惜不是党员；有的是党员，能力又不行。还是他的条件比较居中：业务上可能比不上那些尖子，可也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；比起第一梯队的同志，党龄不算长，但也有二十六年零七个月的历史；政治上也算经过风雨、见过世面，整风反右、大跃进、反右倾、“文化大革命”总算闯过来了，档案里还查不出他的“黑材料”；他领导的技术处从没出过大漏子……

“老岳，对蔡德培的提拔，群众的呼声还挺高呢，我看他这次有希望。你说呢？要是上不去，可能就卡在一个问题上，他的组织问题还没有解决。”

着哇！连小段也看透了这一点。

吸——，呼、呼。

岳拓夫刚才有些乱套的脚步和呼吸又都恢复了正常的节奏。

吸——，呼、呼。

这才是要害。“入党做官论”反过来、复过去地批臭了，除非对那些特殊人物，作为体现政策的表现，谁习惯于任命一个非党群众担任领导职务呢？那些“传达到党内十七级以上”的文件怎么办？

这是一条不成文的法规。幸亏有这一套框框，不然真是

乱了套。想到这里，岳拓夫觉得心里有了谱。

“小段，这样的事情，由组织上去考虑吧。”这会儿，轮到岳拓夫来看别人的“干岸”了。

小段打量了岳拓夫一眼，好象在掂量他说的是官话，还是实话。那劲头跟在自由市场上买小菜差不多，别看他跟真的似的盯着小贩手里那杆秤，其实呢，没有一回不让人家给蒙了。他断定这是岳拓夫不够经心而随口说出的一句话，因此，仍然怀有很大信心地对岳拓夫说：“我说你是不是帮他一把？他是你们那个支部的嘛，给他抓紧解决一下，再有三个月他就满四十六岁啦，一过四十六，可就过了第三梯队的杠杠了。咱们都是老同学了，你是了解他的情况的，你在大学里就是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嘛！他提申请，总有二十四、五年了吧？在大学的时候就提了嘛。”

岳拓夫心里一惊，连小段也看到了这步棋。

小段巴巴地望着岳拓夫，为要跟上他较快的步伐，两只象绕线拐子的胳膊肘，在胸前更快地晃动着。啪、啪的脚步声，显得更加杂乱和拖沓，汗水从鬓脚、额头上淌下，淌过他那总是呈菜色的脸颊。

哦，真是奇怪，有他什么事？他来什么劲？不过他倒是说到点子上了，成败的关键也许就在这三个月的期限上。

“正因为是老同学，我更不好说话了。小段呀，容我说句直话，你的老毛病还是没改呀！办事要讲原则，说话要注意政治，凭感情用事怎么行呢？党章上怎么说的？我们参加党，是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，而不是谋求个人的私利和特权嘛。”

这番话，岳拓夫说得很恳切。一双眼睛，深沉地、甚至有点忧虑地望着前方那弯弯曲曲的尚未跑完的沿湖小径，只是当一滴汗水从眉梢掠过眼皮滴下来的时候，才眨了眨眼睛。

小段无话可说了，只是怔怔地盯着眼皮底下被双脚丈量过去的水泥小径，听着自己杂乱而拖沓的脚步声。和岳拓夫那有板有眼的脚步声一比，连自己的脚步声似乎都透着一种自由主义，毫无原则的劲头。而身旁的岳拓夫，不慌不忙地跑着，他是那样的自信，好象他知道终点准有个大白馒头在等着他。

“你应该了解我，从学生时代到现在，我什么时候徇过私情？”岳拓夫很知己地又加了一句，好象在请求小段的谅解。

实话。小段记起大学五年期间，岳拓夫苦口婆心地轮番找班上的同学谈话，对他们进行帮助的情景。那是五年，不是五天、五个月，岳拓夫为他们每一个人的进步，无私地贡献了自己在学业上的前程。岳拓夫是他们每一个人的挚友、诤友，就连给哪个女同学写了一封情书这样的事，他们都向岳拓夫做如实的汇报。可是临到毕业，他们班没有发展一个党员，为这，他们全都觉得对不起岳拓夫为他们付出的心血。

重提这些旧话，小段更加感到气馁和惭愧。是啊，岳拓夫说得对，他还是老样子；岳拓夫呢，也还是老样子。

大家都没怎么变。

岳拓夫只好从沙发上站起来。闵惠芬已经用眼梢瞥过他四次。如果他再坐下去，她准会说：“你怎么了？”“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？”“都七点十分了，你还不赶快洗脸、刷牙、吃早饭？”

.....

在岳拓夫看来，家和机关没什么两样，凡有第二个人在场的地方，便有一种让他不能松弛的感觉。

哼，她穿着那条姜黄色的尼龙百褶裙，腰部和下摆收进去，腹部和臀部高高地隆起，活象一个两头打了箍的大木桶。

她是心宽体胖啊！终日大事不想，全身心地投入了居家过日子的平庸生活之中。

岳拓夫走进了洗脸间，不由得对墙上那面容长的镜子瞄了一眼。不知怎么，觉得自己突然间象是老了许多。他又往镜子前凑了凑，更加仔细地打量着额头上、眼角上的皱纹，果真象是加深了许多。他差不多是带着惶然的心情，伸出手掌去摩挲那些皱纹，好象这就可以把那皱褶起来的皮肤抹平。腮帮上的胡茬有些刺他的掌心，也许这不过都是因为胡子太长，使人显得憔悴了。

岳拓夫倒了一些热水在脸盆里，蘸了把毛巾润湿了面颊，挤了一些剃须膏在须刷上，转着圈地刷满了面颊和下巴，一直刷到喉结那里。他开始刮脸。

三个月……年龄是黄金呐，差一岁就可能上去或是下来，他吁了一口长气，想。

糟糕，他的手腕抖了一下，刀片立刻在脸上划了一个口子。殷红的血，在泛着泡沫的剃须膏里浸润开来。他用毛巾抹去了脸上的泡沫，看清了那个不到一寸长的、渗着血丝的刀口，伏身在水龙头下，用冷水冲洗干净，然后绕过那个刀口，很快地把胡须剃完，接着洗净了脸，刷完了牙。

只要把这三个月拖过去，他想。他的思绪象一滴沉甸甸的、放在小钵里的、不大好分割的水银。即使分开了，又会聚拢在一起。

岳拓夫拿起梳子，梳理着他那浓密的黑发。突然，他拿梳子的手在半空里停住了。鬓角那里，有一根白发，夹在他那又粗又黑的头发里，非常醒目。

今天怎么了？

以前也不是没有发现过白头发，但全不及今天这样让岳拓夫感到年龄、岁月的紧迫。他并不怕老，但是，在这种关键的时刻，他决不能给人一种老之将至的印象。

岳拓夫放下梳子，伸出食指和拇指去捏那根白头发，由于前天洗头抹了一点发蜡，头发很滑。那根白头发象有意和他捉迷藏，怎么也捏不住。拔了几次，拔下来的全是黑头发，这倒无所谓，反正他的头发很多，不象有些人，未老先衰地早早地谢了顶。

他的胳膊举得有些发酸了，但他不愿让闵惠芬来帮忙。这种事情和这种心情，怎么好让第二个人知道呢？再说妻子对他，不过是到了一定年龄就该长的那颗智齿。

哦，终于拔下来了，他嫌恶地把那根白头发扔在地板

上，无知无觉的，象被他击毙的一具虫尸。

他走出了洗脸间。

孩子们和闵惠芬已经吃过，他那份早餐，仍然摆在门厅里的餐桌上。岳拓夫在餐桌前坐下，顿了顿没有摆整齐的筷子，然后闷声不响地、很快地吃完了早餐。抹了抹嘴，便从门后的衣架上拿下黑色人造革的手提包，并不对任何人地说了一声：“我走了啊。”

闵惠芬从厨房里走出来，叫住他：“别着急走，把这十几个咸鸭蛋给蔡德培带去。”说着便把手里的一网兜咸鸭蛋递了过来。

那十几个蛋皮怯青的咸鸭蛋，安然地躺在那个让人一览无遗的网兜里。

“唉，真罗嗦，带这东西干什么，他想吃自己买去嘛！”岳拓夫皱着眉头往后躲闪着。他，一个处长，提溜着一网兜咸鸭蛋到机关去算怎么回事？这个形象也太不佳了。

“买？他有那个耐心烦吗？一个独身的男人，还不是胡乱填饱肚子就算拉倒。”说着，又把网兜塞了过来。

岳拓夫知道躲不过去，只好说：“你是不是找个塑料口袋装上，这样我也好放在手提包里，不然提溜一网兜咸鸭蛋多难看。”

“这有什么，谁还不过日子？”闵惠芬睁圆了那双本来就很大的眼睛。不过她生性随和，并不固执己见，还是去找塑料口袋了。

那大概是个装过奶粉的口袋，一抖落净往下落白色的粉

末。闵惠芬一面抖落那个塑料袋，一面说：“那件事，你跟二妹谈过没有？”

那塑料口袋不会弄脏他的手提包吗？“算了，算了。”岳拓夫从手提包里找出一个装文件的封筒，把那一网兜咸鸭蛋塞了进去，然后又塞进手提包。

他没有回答闵惠芬提出的问题，他不愿参预这件事，因此他没有和二妹谈过。一种奇怪而复杂的心理影响着他。

撮合二妹和蔡德培？二妹跟着他能幸福吗？他是个离过婚的人。假如二妹同意——他看出二妹对蔡德培的印象不错，只是这层窗户纸还没捅破——他该怎么对待蔡德培呢？前一段评职称，蔡德培评了一个七级工程师。七级工程师管什么事？在他们这种单位里，工程技术人员多得可以论簸箕撮，可是七级工程师再加上一张党票，就是如虎添翼了。

“小段昨天晚上来说……”

“知道了，刚才早跑步的时候碰到了他。”

“你是支部书记，蔡德培的组织问题，你不能帮个忙吗？”

“他自己条件还不成熟嘛，我个人有什么办法。要是支部大会上党员们不举手怎么办呢？我总不能命令人家举手吧？”

闵惠芬一听，以为困难不小，关注地问：“群众到底对他有什么意见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岳拓夫一时语塞。“条件尚未成熟”，不过是一句无懈可击的托辞，不论什么时候，用在任何人身上